眼底風雲等閒過——訪香港蘇浙同鄉會會董鄒星培先生

訪問香港蘇浙同鄉會的鄉彥先達們，往往令我受益無窮。前輩們離鄉別井，來到一抹曲水的維多利亞港安家創業，每一條皺紋都是生命軌跡的記錄，蘊藏著無窮的智慧，用一句俗話形容：「走的橋多過你走的路，吃的鹽多過你吃的飯。」大半生的經驗，在訪談中娓娓道來，我就像小說裡的傻小子遇上很多名師點撥，再傻也能變成武林高手。

颱風「杜鵑」襲港之日，周伯英先生邀請我到蘇浙會所吃飯，訪問一下鄒星培會董。周伯英先生戲稱：「鄒先生是我連騙帶嚇而來的，很久很久之前就想訪問，他一直不肯。」

鄒星培先生在一旁嘟囔：「我說不要作訪問了，沒甚麼好訪問的。」

我意識到這是一次頗難的訪問，但是硬著頭皮也要做，以後輩的身份同前輩談談天，討教討教，總不會拒絕吧。



鄒星培會董近照。

鄒星培先生是寧波市榮譽市民。寧波是長江三角洲地區的重要港口城市，只要看看在香港上市的一條滬杭甬高速公路，每年盈利不斷增長，可想而知當地的經濟繁榮發展。鄒星培先生很受寧波市政府尊敬，一九九五年授予榮譽市民，他對寧波市的貢獻也可想而知。但鄒先生非常謙遜，淡淡地說：「沒甚麼啦，一九九一年去寧波辦了家紡織廠，也不算大。企業北上，都是這樣的了。」

這家大路紡織廠是與日本合作，專門生產日本人喜歡的針織成衣，產品全部出口日本。一家工廠創造了數百人就業，又賺取外匯，得到地方政府重視。日本人是出了名挑剔的民族，得到他們首肯，產品質量要有高度保證。我們國人過去對產品質量保證意識不同，這個訓練和改造並不容易。

鄒先生說：「長江三角洲有不少訓練有素的技術工人，以前做也三十六，不做也三十六，使他們變得懶散。我們使他們明白努力工作和嚴格把關會增加收入，改善自己的生活，就有積極性了。」

我以為鄒先生是上海紡織世家出身，鄒先生笑著搖搖頭：「我原來是做股票和黃金的，一九四八年支顯宗先生邀請我從上海來香港幫他做黃金交易。」

「哦，是五十年前的專才計劃移民。」我打趣道。

周伯英先生加了一句：「是精英人士，才特意從上海聘請來。」

「您把上海做股票的經驗也帶到香港來。」

「那時香港股市被英國人壟斷，中國人無法插進手，而且股市很小。我們只能做黃金買賣。」

「那麼甚麼時候開始做紡織？」

「做黃金積累了資金，後來去日本做貿易。六八年才開始做紡織。」

鄒先生不大願意多談個人的事，說到香港發展這段歷史，倒是興緻勃勃。「四十年代末香港還是個不大的城市，比不上上海的繁榮。避內戰南下的上海人，之前都是等著回去。一直到文革之後，這個心思才斷了，安下心在香港創業。這時外國資金湧進香港，經濟繁榮起來，本地商人也開始活躍。現在的大上市公司都是這時開始創辦的。」

當時北角七姊妹道的海灘，太古城的船塢，賽西湖的水庫，維園的海灣，七十年代股市大跌，衰退後經濟復甦再起飛，他細細道來，宛如在聽「香江歲月」的故事。一段段回憶烙著一個個腳印，繫著多少人生感慨，好像褪了色的老照片，展現已成為我們的家的城市一步步發展變化。

「我們經過與日本打仗、內戰，來到香港都是白手興家。現在跟小孩子講從前沒飯吃，他們不會相信。」

「窮則變，變則通。香港是這樣發展起來。」

「少年窮不要緊，老來窮才是苦。」

「人生最重要看得開，對名利淡然置之。」是總結，也是教誨。聲調中有感歎，有驕傲。

目前香港處在一個困難時期，聽長輩的回憶，過去的香港也是從艱難中走過來。「後之視今，亦猶今之視昔」，我們能給下一代留下怎樣的回憶？能否帶著興奮、自豪一一指點描繪江山多嬌？

鄒星培先生是田川實業有限公司的董事長，他自嘲為「退休人士」，周伯英先生補充四個字為「休而不退」。他擔任蘇浙、上海、寧波等同鄉會會董，常常一天要跑幾個會所參與管理。《蘇浙會訊》的工作他更樂意大力支持。這天他與周伯英先生討論一套獨特專業管理，以作參考。

金虹


周伯英副會長兼本刊總編輯（左四）宴請鄒星培會董（左三）、《蘇浙會訊》金虹女士（左一）、何小湛會董（左二）、閻大偉名譽會董（左五）、王寶明會董一同出席。